



編劇 瑪拉沁夫
珠嵐琪珂

草原晨曲

PDG

草原上，雪已經溶化了，但它還沒有脫去枯黃色的春裝；
遼闊、荒涼。

几个青年牧民，手挎猎槍，箭也似的飞駛过来，他們追击
着一群張牙吐舌的野狼。

馬蹄急驟的敲着大地，黃塵四起。

跑在最前头的胡合乘馬射击，一只野狼隨槍声滾倒。

他任馬飞驰。从死狼旁跑过时，在馬背上弯下身去毫不費
力的隨手掙起它来。他大笑着，轉身向后边远远抛去。

这时加米揚跑过来，双手接住死狼喊道：

“胡合，別把狼皮拋碎了，那就不值錢了。”

胡合象是沒有听见，繼續向前馳去。

跑到一座小山上，众人不約而同地勒住了馬。胡合望着逃
远了的狼群沮丧地說：

“要不是遇上下坡路，非追上它們不可。”

“你不怕伤了馬背，下坡路也照样跑嘛！”拉西宁布从一
旁說。

众人大笑。

这时，胡合跳下馬來，說：

“拉西宁布，別說空話了，前边就是白云鄂博聖山，你敢
連馬都不下就从山前跑过去嗎？”

众人先后不一地下馬來。

胡合眺望着远处那座巍峨嶙峋的白云鄂博山，虔誠地祈禱
起来。

“白云鄂博——我們的聖山，宝山！”

众人也跟着作了祈禱。

胡合作完祈禱，將視線再轉向狼群消失的远方草原，搖了一下手，說了一句：

“看不見了。”

但話音剛落，他隱約看見在那群狼消失之處，出現了一面日本鬼子的膏藥旗。他不由地喊道：

“你們看哪，那是什麼？”

远处出現兩輛日本軍用卡車，車前打着一面日本國旗，車開得很慢，象一條蛆蟲在爬行。車前車后簇擁着二、三十個步兵，迈着有節奏的步伐走來。

胡合打馬跑到一座廟旁的張東喜家門前喊：“張大哥，日本鬼子來了！”

張東喜漢人打扮，走出門來問：“什麼？”

“日本鬼子！”

他們一同來到山上觀看。有人在說：

“他們來幹什麼？”

“朝白云鄂博開去了。”

白云鄂博山下，搭起帆布帳篷，飄起日本國旗。

帳篷上印着“日本地質勘查株式會社”的字樣。

一只穿着日本黃翻皮軍用皮鞋的大腳，踩在烏蘭查布區域地圖上。

一個日本軍官跟幾個穿黃便衣的人，一會兒看地圖，一會兒拿起望遠鏡照一照白云鄂博，指手划腳的說什麼。其餘的人，東三西四的都在奔忙。

胡合、張東喜、加米揚、拉西寧布和一群牧民，臥在附近

山头上观察鬼子的行动。

他们在草原上飞驰着，一家一户的传布消息：“日本鬼子要开采白云鄂博圣山了！”

老年牧民迎着晚霞向白云鄂博遙拜。

牧民妇女早晨将第一杓奶茶向白云鄂博山的方向潑撒。

牧民们夜里在張东喜家里秘密集会。

胡合在牧场上，向一群群众鼓动，要他们起来反抗日本人开采白云鄂博。

牧民们背着猎枪、弓箭聚集起来。

牧民自发武装包围了日本勘探队。

牧民们在附近山岗打埋伏。拉西宁布用力将弓箭拉满，两眼充满愤恨，后手一松，飞箭直穿日本国旗之红心，紧接着胡合一枪射断旗杆。两个人眨了眨眼，对笑了。

日本人惊慌失措，向四处盲目还击。

军用卡车出动了。车上架着机枪，满载士兵。胡合等人骑马在前鸣枪引逗，汽车向他们直追而去。汽车在山坡上急驰，前面突然出现深沟，刹车不及，连车带人全部滚了下去。

牧民们点着了荒火。按风向直扑日本勘探队烧去。

日本军官派出卡车追击牧民之后，以为万事大吉，在帐篷里，几个人饮酒行乐。

帐篷着火了。掉在地上的日本国旗着火了。那个军官见势不妙，准备逃命，去拿自己帽子，可巧这时帽子也着火了。

他只得光着头往外跑。火舌舔了他的头，伤处累累。他逃出帐篷，不顾一切地跑进另一辆卡车司机棚里，自己开着车逃命。他的部下从后边急追过去，有的上了车；有的迈上一只脚又栽了下来；有的两手好不容易的把住车箱，但两脚无处蹬踩，吊在半空，直喊救命……

在草原的一座小城镇。

在日本忠实走狗官布助理的客厅。

官布对镜子整理着衣饰：他身穿圆花缎蒙古长袍，头戴礼帽，对着镜子把一副黑框养目镜戴上又摘下，摘下又戴上。他煞费心机地打扮着自己。

镜中可见：他的女仆秀芝和他儿子道尔吉正在忙着清理客厅。

官布对着镜，吩咐道：

“快点收拾！山村先生就要来到了。那把椅子靠墙放；桌子上的茶点盘子放正些。”

女仆，十八九岁，作活手脚利落，长得十分清秀，汉人模样。

“秀芝。”官布叫道。

“是，老爷！”

“过一会，山村先生一进门，你上前接他的帽子和大衣。”他又转向道尔吉，“孩子，对吧？”

“爸爸，对的！”

道尔吉往门旁一站，说：“站在这个地方，这样接。”

“孩子，爸爸叫你上洋学堂没白费钱，你学了不少洋礼，这对爸爸很有用。你象是知道爸爸有洋客人，这次请假回来，帮了爸爸大忙！”

道尔吉年十七、八岁，身着日本侵华初期学生制服。他在

北京讀書。

道尔吉往門外一看，小声叫道：

“爸爸，日本人来了！”

官布拖着笨猪一样的身子，忙三迭四地边向房門走，边作手势叫秀芝站到門旁。

在白云鄂博受伤的那个日本軍官，头纏繃带，进院来下了馬。衛兵們接过馬去，他一个人走进屋里。

官布在門口滿面笑容地迎接他，背地里用眼睛不断指示秀芝。秀芝接过日本人的手套、大衣，要接帽子，看了一眼那家伙的脑袋，不由的怔了一下。

官布請日本軍官坐了下来，他自己畢恭畢敬地躬身站在地当中。

“我头痛，不能多說話。”日本人說道。

“是，在白云鄂博出的事……实在遺憾！”

“別說了，現在大青山里八路軍游擊隊鬧得很凶，皇軍不能到白云鄂博去，你想法把白云鄂博的坏人抓来杀了！明白？”

官布过分敬謹，末了一句話沒有听清楚，用蒙古話忙問兒子：

“他說的什么？”

兒子用蒙古話替他翻譯。官布明白之后，連連点头說：

“明白，明白，我官布說到哪，做到哪。有人告訴我：他們的头子叫胡合、加米揚，这两人我都認識，他們一个也跑不了。

秀芝端上茶。日本軍官目不轉睛地注視她。等她退出后，日本人問官布：

“她很漂亮，干什么的？”

官布忙答：

“我家的佣人，是汉人，叫秀芝；她的哥哥也住在我們旗里，叫張东喜。”

“張东喜！你来啦？”

胡合从很远看出他来，边喊边縱馬馳来。

“把鬼子赶走了，誰不高兴？听说乡亲们都在这儿，我也就来了。”

这里是日本勘探队的地址，现在已成一片灰燼。

“走，咱们到那边去吧！”

牧民们在这灰燼上聚集一起，唱着草原歌曲。

胡合、張东喜走来。歌停。

胡合站在小坡上，向群众高声說道：

“乡亲们！我們烏兰查布草原的老百姓，几百年来一直祭白云鄂博，它是宝山，是聖山，只有保住它，草原才能有風水，老百姓的日子才能有过头。日本鬼子知道它是座宝山，就想开采它，把它里面的宝贝都挖走。但是我們到底把鬼子赶回去了。乡亲们，现在我問大家一句话：如果鬼子再来，我們怎么办哪？”

群众不約而同地高喊：

“再叫他們滾回去！”

一位年长者提議：

“为了庆祝我們的胜利，大家一同上山去，唱一支贊歌吧！”

众人呼应：“好啊！”“对！”“走！”

黑鴉鴉一片男人們，唱着白云鄂博贊歌，往山上走去。

妇女們留在山下。少数老太太，在山下向白云聖山磕头祈禱。

一个姑娘拉了拉奶奶的衣襟，小声地說：

“奶奶，我也想上山去看一看。”

老奶奶忙轉身來“噓”了一聲，說：

“孩子，白云鄂博是聖山，有神，自古以來女人就不能上去，你奶奶七十三了，還沒上過一回呢！快跪下磕頭！”

姑娘聽了奶奶的話，跪下磕頭。但她沒有奶奶那麼虔誠，不斷地以羨慕的眼光張望那些走在山坡上的男人們。

男人們在高不可攀的、黑寶石般的白云鄂博山頂上，排成一行，繞着敖包唱着贊歌。

一群馬隊從草原小城鎮急馳出來。

黃昏了，牧民們還在山上歌唱着。

馬隊奔馳在草原上。

馬隊包圍了一座蒙古包，喊叫：

“胡合出來，衙門叫你有事。”“出來，出來！”

一個老太太艱難地爬出門來呻吟般的說：

“他不在家！”

“到哪兒去啦！”

“不知道呵！”

一個衙門兵提槍進包裏查看，出來說：

“不在家。”

“到加米揚家去抓！”馬隊首領勒過馬頭喊。

馬隊飛馳而去。

等馬隊走遠，老太太突然站起來，手脚變得非常輕快，跑去跨上一匹沒有備鞍的馬，向白云鄂博方向閃電般飛馳而去。

在途中遇上一群人，她知道是胡合等人，急喊：

“胡合！”

“媽媽！”

走近來，她又說：

“孩子，衙門派人抓你來了，快躲起來！”

“他們在哪兒？”

“到咱家沒抓到你，他們奔加米揚家去了。”

胡合听罷，吃驚，只說了一句：“媽媽，你先回去吧！”

胡合拉轉馬頭，跑走。母親從後喊：“胡合，当心一點！”

胡合追上加米揚說：“不能回家去，衙門的兵來了。”

大家不知如何對付，無策。

加米揚急問：“怎麼辦好？”

張東喜與加米揚同路，他出主意說：

“依我看！先到我家躲一躲吧，他們知道我是個漢人，不會想到你們會藏到我家里去的。”

胡合想了想說：“好吧！”

眾人跟張東喜沿着山谷走去。一匹馬嘶叫了一聲。

衙門馬隊聽見馬嘶聲，向山谷追來。

眾人不知道前面有衙門馬隊，因此被包圍了。

“你們是幹什麼的？”馬隊連續喊話。

眾人面面相覷，束手無策。胡合欲走出答話，被張東喜一把拉住，張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彷彿在說：叫我来擋他們。他拉馬跨出一步，說：

“我叫張東喜。這些人是請來的客人。”

“幹什麼請客？都是一些什麼人？”

“我蓋了一間新房，這些人都幫過我的忙。”

“有沒有胡合和加米揚？”

他躊躇了一下說：“沒有，沒有。”

“过来檢查看！”馬队又頷向部下喊道。

張东喜見勢不妙，回头悄声說：

“你們快跑！”

胡合、加米揚勒过馬头，欲跑。馬队拥过来，堵住去路。

这时，有一个家伙認出胡合、加米揚来，喊：

“胡合、加米揚都在这兒，抓到了！”

馬队拥上前来。搏斗。

監獄，潮湿陰暗，由窗可以望見远处的草原、丘陵，近处的土房、庙宇。

胡合、加米揚、張东喜戴着原始刑具，手脚和脖子扣着九九八十一个鉄环的鉄鏈，每环一斤重，共八十一斤。天窗外走着—个老年的看守。

秀芝在自己房里，包着一包东西，心神不安，眼角挂着淚水。

房門慢慢的开了。道尔吉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見秀芝在包东西，急忙上前問：

“秀芝，你生我的气了？要走嗎？”

秀芝住手，低头站着。过了一会，有所用意地說：

“少爷，我能到哪兒去？”

“这么說你沒生我的气！”

秀芝不語。道尔吉上前拉她的手，被她推开了。

“少爷，我哥哥昨天叫衙門抓来押在監獄里，你能叫看守讓我跟哥哥見一面嗎？少爷，只要你肯帮忙，你是能够做到的。”

“他犯了什么法？”

她搖了搖頭，道尔吉沉思片刻，容光煥發，說：

“好，我先去，过一会，你就来。”

“謝謝，少爷！”

“別謝了，往后我要求你，你也肯幫忙就行了。”
秀芝羞怯地低下頭。道爾吉向外走去。

穿過小街道，路過大廟前，道爾吉來到監獄。

監獄頭目向他請安：“少爺，你好！”

“好，你好！”道爾吉說，“聽說昨天你們抓來了幾個人？”

“是的。白雲鄂博的兩個牧民，還有一個漢人。”

“我爸爸叫我去告訴你：要是有一個漢族姑娘來看他們，就叫她進去。”

“是，少爺！”

秀芝來探望胡合，見其悲慘情景，她失去邁動雙腳的力量，站在門口，不禁落淚。

胡合艱難地走過來。秀芝撲倒在他的懷中，哭叫：“胡合！”

“秀芝，別哭，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

秀芝向窗外走動着的老看守指了一下，說：

“他告訴我的。”

胡合：“你回去看一看我媽媽，告訴她：我們很好，叫她老人家別難過。”

這時張東喜也走了過來。秀芝上前抱住他的手臂，喊：
“哥哥！”

張東喜替她擦淚，笑說：“你的眼淚能把這個監獄沖倒嗎？——哭頂啥用。”他改換口氣，又說，“秀芝，你回去照顧一下小玲。從你嫂嫂死后，小玲一直由胡合媽媽扶養，我本來想等你和胡合結婚，就由你把她扶養成人，可是如今，我們都被關進了監獄……”

秀芝低泣，擦淚。

秀芝低泣，擦淚。道尔吉站在她的身旁。

“我在北京讀書，整個北京城也找不到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秀芝象是沒有聽見他的話，岔開話題說：

“为什么給我哥哥他們鎖上那么重的鉄鏈哪！他們也逃不了跑不了的，把鉄鏈取去吧！”

“我爸爸說，他們也逃不了跑不了的，把鉄鏈取去吧！”
道尔吉對看守頭目說。

“是，少爺！”

黑夜。狂風。由監獄窗口吹進雜草枯葉。胡合等人挖着監獄的後牆，滿頭大汗。“緊點挖，快亮天了。”

牆洞。

張東喜壓低聲音說：

“逃出去以後，我們馬上就去找游擊隊。”

加米揚：“游擊隊？”

張東喜與胡合交流了一下目光，堅定地微笑着點了點頭。

看守走了過來，他們停止談話，胡合用背擋住牆洞。

看守走過，他們又挖，洞漸漸大了。

“秀芝不會找不到咱們約定見面的地方吧？”胡合說。

張東喜：“不會的，她常走那條路。”

牆洞挖大了。胡、加、張前後鑽了出去。

在監獄房後，有馬棚。加米揚先看見馬棚里拴着几匹馬，他作手勢騎馬逃走，三人齊奔馬棚，哪里知道馬棚旁拴着守夜狗，狗狂吠，事到這個地步，三人不顧一切解下馬各騎一匹，向城鎮逃跑出去。

狗狂吠，看守不知出了啥事，過來觀看，三匹馬沒影了，大喊：

“有賊了，馬丟了！”一面順監獄后牆往前院走。不料被石頭拌倒。一看后牆出了洞，目瞪口呆，忙開監獄門，見犯人已經逃走，鳴槍，并趕緊報告頭目。

頭目叫醒馬隊。

胡等在山中羊腸小道上急馳。在草原上急馳。

馬隊追出來。已經接近胡等，射擊。胡等繼續逃跑，又射擊。

張東喜突然上身抖了一下倒在馬背上。

“受傷了嗎？”胡合問。

張東喜：“別管我了，你們快逃！”張東喜摔下馬去。

加米揚忙中生智，說：“胡合，你照顧張大哥，讓兩匹馬跟着我跑，我把他們引到別處去。”

胡合想了想，說：“只有這樣。你馬上加鞭，別叫他們追上。”

胡合跳下馬，向張東喜爬去。

加米揚立刻轉變方向領上兩匹空鞍馬逃走。

馬隊追過來，在胡合、張東喜附近停住，向四方尋視，發現前面三匹馬改變了方向，他們直追過去。

等他們走遠，胡合悄聲問：“怎麼樣，大哥？”

張東喜不語。胡合抱起他一看，前胸血滿。

“丟下我吧，你快到跟秀芝約定的地方去，要不然她該着急了。”

“大哥，不能丟下你，好在離那個地方不遠了，叫我背你去吧！”

胡合背着張東喜爬山越嶺，來到一座山崗上的大樹底下，叫張東喜躺在地上。

這時秀芝從遠處跑來，高興地說：

“你們總算是跑出來了。”

忽見哥哥前胸血跡，大驚，跑過去撲在哥哥身上哭道：

“哥哥，你怎麼啦？”

胡合：“秀芝，哭頂啥用！大哥傷勢很重，應該快想辦法。”

這時，張東喜無力地說：

“我活不成了，胡合！”張東喜雙手握着胡合和秀芝的手說：“我死了，你們把我埋在草地上吧！蒙漢百姓是一家人！秀芝，哥哥死了，就留下你一個人……”

秀芝痛哭。

“你好好活下去！”張東喜又把眼光移到胡合身上，“胡合，我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很早就知道你跟秀芝要好，我死以後，多多照顧她！還有，我的女兒小玲……”

胡合點頭。

張東喜困難地呼吸了一下，又說：

如果一旦他們逼得你在家乡沒有辦法住下去，你就過黃河到鄂爾多斯游擊隊去找方之誠，他是個好人。記住，他叫方之誠……”

胡合重複了一下：“方之誠！”

張東喜閉上雙眼——死去了。

秀芝：“大哥！”痛哭。

胡合、秀芝在山頭樹下用石頭蓋上張東喜的屍體。

秀芝：“胡合，我怎麼辦呢？讓我跟你一塊走吧！”

胡合：“秀芝，眼下你不能跟我一齊走。衙門會派人到處抓我的，我只能這一天那半天的躲他們。等過些時候，稍微消停下來，我再想辦法給你捎信來。

秀芝：“胡合！我已經有孕四個月了。”

胡合：“我知道，我儘可能快些想辦法，叫我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坐下來。我不能在這兒多呆了，你也回去吧！再見！”

秀芝含淚說：“再見，我等你——胡合！”

秀芝在哥哥坟前停立，目送胡合离去。

胡合走出很远，回头望去，见秀芝仍站在原地向他招手。

官布又急又气，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發着脾气：

“我要割你的脑袋！这事叫我怎么向日本人交待？”

监狱头目吓得魂不付体，畏缩一旁。

“一定有人通敌，放走了犯人，限你三天，必须查出来！”

“是！”

“莫名其妙，鎖着那么沉的铁炼就能打开逃跑，天下能有这样怪事吗？”

监狱头目不解其意的辯解說：

“您忘記了，沒有給他們扣鉄鏈哪！”

“这么重要的犯人，你为啥不扣？禍根都在你这兒！”

监狱头目由不解其意渐渐变为惊讶發怔。

“老爷，您这是說什么呢？不是您叫您少爷去告訴几件事嗎？一叫您的女仆——秀芝可以隨便进出监狱，二叫我取掉犯人的鉄鏈。……”

沒等他說完話，官布吃惊地急轉过身来咆哮道：

“你胡說！”

“老爷，当差的怎敢胡說，您可以叫少爷来跟我当面对証。

“他已經上学去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良久之后，仿佛他們一起从梦中醒来，互相看了一眼。还是监狱头目先开了口：

“老爷，事情已經大白了。我看，老爷，您生气沒有用，讓我們想想办法把日本人对付过去也就算了。”

他見官布已經变得束手无策，上言道：

“少爷叫犯人張东喜的妹妹秀芝迷得神昏智乱，他为了把

那个姑娘鬧到自己手里，假傳聖旨，鬧出事來，您說，我們下邊當差的人，哪敢違背老爺您的指令？沒成想，這些都是少爺鬧的鬼！再說，您少爺跟秀芝的來往早滿城風雨，無人不曉了。”

“什麼？”

“秀芝懷孕已有幾個月了。好，您少爺跟犯人張東喜的妹妹勾搭，到頭來，放走了三個犯人……”

“住口！”

監獄頭目已經變得理直氣壯：

“老爺，您不用發脾氣了，這件事如果叫日本人知道，他們不但收拾您的少爺，說句實在話——就是您也得被懷疑。”

官布的步伐越來越慢了，沉重了。終於停了下來，自言自語地說：

“也會懷疑我？……”

“依我看，事到如今，只有一個辦法：給日本人打個假報告，就說犯人越獄潛逃，讓這件事自消自滅吧！再說，最近旗民正鬧營救胡合等人的風潮，這麼一來豈不是一舉兩得，既應付了日本人，又平息民憤。”

官布若有所思地“嗯”了一聲。

“還有一點，當差的也想提醒您，秀芝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您應當想法叫她快點離開這個地方。等養下孩子來，可就難於收拾了。那些嫉恨您的人們，馬上會抓住您少爺跟犯人張東喜的妹妹私通、放走犯人這件事大吵大嚷的……”

“好了，好了，我腦袋都快炸了，你先回去吧！”

“是！”

監獄頭目退出，官布隨即即喊：

“回來，回來！”

監獄頭目返回來。

“秀芝这件事交给你办吧。”官布說。

“是，老爷！”

官布与監獄头目耳語。

秀芝房間。

炕上放着包好了的包袱。

秀芝在低声哭泣。

突然进来两个人，用布堵住她的嘴，将她的手倒捆。她挣扎无效。拉出房去，推上一輛駱駝車，向城鎮外走去了。

在城鎮口上，秀芝忽然听見一陣馬蹄声。她扭头看去，只見衙門的馬队又向草原开去了。秀芝不由的跳下車来。

只听馬队后面的監獄头目在喊：“今天一定要抓来！”

“放心吧，抓不到逃犯，决不回来！”

馬队走远了。押送秀芝的人把繩索猛力一拉，秀芝被拉倒在車上，她无声的（放不出声来呀！）哭泣起来。

車輪在草地上轉动。

車輪在草地上轉动。

押送者不时回头望一望秀芝。見秀芝苦境，漸漸同情起来。他停住車，解开秀芝身上的繩索和堵嘴的布，說：

“孩子，你真可怜！別恨我老头子剛才太狠心，叫你吃苦了。我为了想有口飯吃，才干这个造孽的差事呵！”

秀芝：“要把我拖到什么地方去呀？”

“官布老爷叫我們把你送到呼和浩特他的公館去，叫你在哪儿当佣人。”

“什么？呼和浩特？离这多远哪？”

“約摸有四百多里吧！”

“天哪！”